

21世纪第一位酷男作家浮出水面

本书让新新人类作家整体脸红

咳 男人女人

申维 / 著

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
在污浊中污浊 如果可能
须以羸弱之身
在钝痛中 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

咳 男 人 女 人

21世纪第一位酷男作家浮出水面
本书让新新人类作家整体脸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咳,男人女人/申维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5

本书原名:《爱情乞丐》

ISBN 7-5387-1443-X

I. 咳… II. 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6262 号

咳,男人女人

作 者:申 维

责任编辑:李至高

责任校对:李至高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2.25

版 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443-X/I·1403

定 价:19.80 元

目 录

(81)		第八章
(82)		第九章
(83)		第十章
(84)		第十一章
(85)		第十二章
(86)		第十三章
(87)		第十四章
(88)		第十五章
(89)		第十六章
(90)		第十七章
(91)		第十八章
(92)		第十九章
(93)		第二十章
(94)		第二十一章
(95)		第二十二章
(96)		第二十三章
(97)		第二十四章
(98)		第二十五章
(99)		第二十六章
(100)		第二十七章
(101)		第二十八章
(102)		第二十九章
(103)		第三十章
(104)		第三十一章
(105)		第三十二章
(106)		第三十三章
(107)		第三十四章
(108)		第三十五章
(109)		第三十六章
(110)		第三十七章
(111)		第三十八章
(112)		第三十九章
(113)		第四十章
(114)		第四十一章
(115)		第四十二章
(116)		第四十三章
(117)		第四十四章
(118)		第四十五章
(119)		第四十六章
(120)		第四十七章
(121)		第四十八章
(122)		第四十九章
(123)		第五十章
(124)		第五十一章
(125)		第五十二章
(126)		第五十三章
(127)		第五十四章
(128)		第五十五章
(129)		第五十六章
(130)		第五十七章
(131)		第五十八章
(132)		第五十九章
(133)		第六十章
(134)		第六十一章
(135)		第六十二章
(136)		第六十三章
(137)		第六十四章
(138)		第六十五章
(139)		第六十六章
(140)		第六十七章
(141)		第六十八章
(142)		第六十九章
(143)		第七十章
(144)		第七十一章
(145)		第七十二章
(146)		第七十三章
(147)		第七十四章
(148)		第七十五章
(149)		第七十六章
(150)		第七十七章
(151)		第七十八章
(152)		第七十九章
(153)		第八十章
(154)		第八十一章
(155)		第八十二章
(156)		第八十三章
(157)		第八十四章
(158)		第八十五章
(159)		第八十六章
(160)		第八十七章
(161)		第八十八章
(162)		第八十九章
(163)		第九十章
(164)		第九十一章
(165)		第九十二章
(166)		第九十三章
(167)		第九十四章
(168)		第九十五章
(169)		第九十六章
(170)		第九十七章
(171)		第九十八章
(172)		第九十九章
(173)		第一百章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逃离狼子村	(5)
第二章 误入东方文学院	(28)
第三章 一夜荒唐	(50)
第四章 淡淡的乳香	(65)
第五章 不速之客	(84)
第六章 群魔乱舞	(99)
第七章 速战速决	(119)

目 录

第 八 章	迫不及待的暗示	(138)
第 九 章	同床异梦	(157)
第 十 章	神神鬼鬼	(176)
第十一章	与刀光对峙	(201)
第十二章	午夜烛光	(219)
第十三章	发怒的小羚羊	(243)
第十四章	人性与兽性	(258)
第十五章	不做情人做朋友	(277)
第十六章	名作家的成功秘诀	(296)
第十七章	“陪我去教堂”	(318)
第十八章	寻找子君	(338)
第十九章	伤 逝	(350)
第二十章	判 决	(366)

咳，男人女人

引言

在讲我的故事之前，我先向你们介绍我的姓名。这样，你们便可以把我同那帮庸俗的文人，同那帮制造纸张垃圾的家伙区别开来。

“你们将奉我的名，读我的书。”这是《圣经》里上帝讲的话。还有一句著名的话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条通向自我的路。我们生活在一块儿，用言语交谈，打着手势，相互问候，彼此了解，读着各自的作品，评述着身边发生的事。但是，每个人只能叙述他自己的故事，阐释自我。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大自然一次珍贵的独一无二的试验。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在此交叉，仅此一次而决不重复。因此，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恒的，绝妙的。精神变化着形体，道成肉身。在每个人身上，人总是在受苦受难；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救世主被钉上了十字架。

我姓卞。父亲姓卞。爷爷姓卞。爷爷的爷爷也姓卞。我的名字是一个特别难认的字。这个字的笔划有 40 划，初见于青铜器鼎铭的冥文。（有兴趣的可查阅《康熙字典》。）由于这个字太复杂，我从小学到中学，全用一个“0”来代替。这样，同学们就叫

我卞蛋。我的名字是我爷爷的爷爷给起的。我们这个家族素以尊重长辈著称，先人定下的名字是不可轻易更改。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

我们这个家族有一种替后人起名字的嗜好。这种嗜好到我爷爷的爷爷清朝云贵总督卞三元发展到极至。他老人家从盼望子孙繁衍，枝繁叶茂的美好愿望出发，按金字塔形，由上往下命名。可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原因，翻开中国近代史：贫困、饥馑、瘟疫、战乱和流离……使得卞氏子孙日渐凋零，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至我父亲辈，有 72 个名字闲置；至我这一辈份，有 623 个名字闲置。在那个金字塔形的图表上，有 623 个空格。

我的 623 个好兄弟啊！就像空气一般，摸不着，看不见。我的先人从来不给女子命名。女子是替异姓人家养的。女子是鸟，养不家，总有一天要飞到别人的屋檐下筑巢产卵。

我替报纸写一些应时即景的文章，通常占豆腐块大小的版面。这些豆腐块文章的署名是从那一堆闲置的名中抓阄抽取。当读者打探这些名字时，我就幸灾乐祸。这是些本该存在而不存的人的名字。我的这种诡谲的行为告慰了九泉下的先人，平衡着那些埋在地下的祖先失落的心态。我在潜意识中实现着他们的梦想。我的祖先中有着许多怪里怪气的人：

夏朝末年，有一个出名的先人，叫卞随。当时汤打算伐桀，去找卞随商量。卞随说：“这事与我无关。”或者是说“关我屁事！”汤灭夏后，要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说：“当初你小子已经定好伐桀的计划。你假模假样地找我商量，目的是把谋反的罪责推给哥们；现在你小子得了天下，又扬言要让给我，只是为标榜自己没有独占天下的野心。我他妈的真不幸，交了你们这帮不讲道义的朋友。”卞随觉得生不逢时，竟然投河自尽了。春秋时，楚国有一玉工叫卞和。他发现了一块玉璞，就屁颠屁颠地跑

去献给楚厉王。那楚厉王不识货，认为卞和有欺诈行为。厉王好厉害啊！截去卞和的一只脚。可是卞和痴心不改，等到武王时，又去献玉璞给武王。武王很武断，又认为是欺诈，又截去他一只脚。卞和依旧痴心不改，等待明主。文王即位，见卞和抱璞哭於荆山下。就令人剖璞加工，果然得到世上无极珍品和氏璧。我觉得卞随与卞和一点儿也不随和，有着鲜明的个性。他们的行为举止有反于常人。

我还知道鲁国有个卞庄子，曾经一次杀死两头猛虎。齐国讨伐鲁国时，由于惧怕卞庄子，特意绕道而行。南朝梁有经学家、音乐家卞华。元朝有诗人卞忠义。

明代有画家卞文瑜。

清代有我那位爱给子孙起名字的云贵总督卞三元。

我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这一切全由别人安排好的，谁也没有跟我商量。我出生在卞家是不由自主的事。但是，我有理由拒绝我的祖先给我安排这么一个极其复杂的名字。我无法选择姓氏，但我可以给自己挑个名字，挑个极有个性的词儿。我还可以给自己一个代码，一个符号。我可以趋同于无名，“无名天地之始。”

我给自己选择的代码符号就是卞。你们可以叫我大卞或者小卞。这听起来似乎不雅，谐音同于大便和小便。这是汉字语言给我带来的尴尬。谁乐意把自己神圣的姓氏等同于排泄物呢。不过排泄物也不见得有多么糟。譬如，蜜蜂的排泄物是蜂蜜。人来到世上，生命的诞生就很像排泄。确切地说人是被排泄到这世上来的。作家莫言说：“作家是这个社会排泄出来的大便。”你瞧，大便被抬到多么崇高的位置，竟然和作家联系在一起。我还会在乎谁叫我大便或小便吗？

你们就叫我大便吧。

我介绍完我的称呼,简单地叙述了我的家族和姓氏,追溯到一些名人,试图产生点名名人效应,便于将来爆炒鱿鱼。我出生在六月。六月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月份。它的美好是因为我的出生。我在出生之前就被我的先人命名。虽然我的名字因为太复杂而被舍弃,但是我相信那名字一定包含着美好吉祥的祝福。我是得到先人祝福的人。屈原在《离骚》的开篇,也同样唠唠叨叨地作了以上的叙述:宗族、血缘和命名。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第一章 逃离狼子村

我爬上阳台的护栏，并拢双腿，两手抱膝。我的形状像一只大鸟，一只没有羽毛赤裸着的鸟。我没有尾羽、没有尾巴，只有光滑的由中央剖成两半的屁股。但是，我依然感觉到我像一只鸟。这就是这个早晨留给我的美好的印象。

那是六月的一天上午。六月是一个美好的月份，我就出生在这个月份里。那天上午，我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那种声音是我与这个格格不入的世界运动磨擦发出的尖锐的响声。时间和场景已经显得有点儿模糊，但那一声尖叫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那天，天气有点儿热。我觉得身体很沉重，就在浴缸里泡了会儿。缸里盛满清水。我舒展四肢，让身体浮在水面，产生出一种漂浮感，轻飘飘的，曾经有一会儿，还产生出一种身体消失的感觉，失重，像在月球上。我闭着眼睛想象，细细地品味，感觉，水与皮肤接触的那种不可言说的舒适。我以为人要么就是一种生活在天空中的物类，要么就是一种生活在水里的生物。我不明白为什么人偏偏选择了极其尴尬的陆地。

我从浴缸里上来，赤裸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屋子里空

荡荡的,除了我的影子外再没有别人。我迈着轻盈的脚步,光着脚,踩在釉面砖上。一种光滑和凉意从脚掌心传上来。我走到南边阳台,抬头望见左手上方的那轮太阳。时间是早晨八、九点钟。太阳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上升,朝气蓬勃,不很强烈的光。空气里发出嗡嗡的声音,像许许多多小蜜蜂鼓动翅膀发出的响声。世界显得光洁透明,像水晶一般纯静,晶洁若玉。空气里往日的那些噪音似乎被一扇屏风给挡住了。二十年前,一个伟人的声音依旧回荡在耳畔:“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时,在一片红色海洋里,我们仰望八、九点钟的太阳,盼望着长大,盼望着明天早点儿到来。十年前,市井间流传着一则笑话,成为人们对明天一种新的诠释。说有一家饭店门口打出一个钱牌,上面写着:“明天吃饭不要钱。”第二天顾客蜂涌而至。饭店老板不动声色地解释说:“我说明天,明天,而不是今天。”明天是一种永不到来的希望;昨天是无法挽留的过去。我们是一种现在时,现在进行时。人是一种现时性的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是现时性的。我们惟一需要把握的就是今天,是此时此刻,而不是彼时彼刻。此时此刻,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感觉像在飞……。这是一个真实的瞬间。我感到自己张开翅膀,穿梭在光的缝隙里,在城市的上空翱翔。

我爬上阳台的护栏,并拢双腿,两手抱膝。我的形状像一只大鸟,一只没有羽毛赤裸着的鸟。我没有尾羽、没有尾巴,只有光滑的由中央剖成两半的屁股。但是,我依然感觉到我像一只鸟。这就是这个早晨留给我的美好的印象。

我生活在狼子村的一幢七层高的鸽式宿舍楼里。我的家在第三层,从第一个单元上楼,302室。此刻,我正光着身子盘踞

在三层阳台的护栏上。这是一个摔断胳膊摔不死的高度。我从这个高度可以俯瞰住宅楼南边的一片低矮的平房，青灰色的瓦脊像微微起伏的波浪；再往南看，是一个椭圆形的露天菜场，蚂蚁似的人无声地走动……。东南方是一条宽阔的水泥马路。这条路通向江边的码头，通向火车站。许许多多的车辆无声地往返穿梭，像在冰面滑行一般。西南边是一洼农田，几幢楼房正在成长，一滩零乱的建筑工地，一块巨大的垃圾场。农田里墨绿的植物被挤压成小小的几撮。

我赤裸着身子蹲在阳台的护栏上，我的身体似乎随着我视线的移动而在空气中速矢般的移动。我仰起头，望着太阳，觉得自己在升高，升高……。耳畔一声悦耳的鸟鸣，突然间将我提到一个不可言说的所在。

太阳抚摸着光滑的身体，我赤裸裸地显现在清彻的空气里。在那一瞬间，我抵达一个完全陌生的所在。我在《一个孤独者在精神世界里的自述》中描述了那个陌生的处所。

云海

在另一些陌生的星球间
扩展，深邃的空间

在比地球更加明亮的天体间

我们看见我们
我们看见我们驶向地球的船

在白皑皑的海上

在红彤彤的海上
航行

龙骨破碎无数无数美丽冰山

我们直立的发高耸的桅墙

风的多情的挚友

无数从未见过的鸟儿在其间

速矢般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美人鱼白森森的形象

一去不返

在海上

我们看见你

我们看见你扯起的涨满星光璀璨的帆

一声女人的尖叫使我从那个陌生的所在速矢般地回到眼前熟悉的世界中。在尖叫声中，我像一只中弹的鸟从天空沉重地坠落。那声尖叫像一把锋利的剪刀划开一段丝绸面料。天空出现一道巨大的裂隙。我从裂隙中打落云头。

我看见底楼人家的那个小媳妇正在院子里晾尿布，两只涨满奶水的乳房从白衬衫的开领处突兀出来，像两只肥肥的白鸽。她仰着脸惊恐地望着我。她的目光从我腿裆间穿透进来刺在我的脸上。当她弄明白看见的一切，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手中的脸盆咣当摔在地上，水泼了一地。小媳妇慌慌张张地跑进屋里，脚步杂踏，底楼传来一阵防盗门，纱门，木板门相互碰撞发出的乒乒乓乓的声音，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

我低头从膝盖间看腿裆里，我的阴囊像一只松弛布袋兜着两颗核桃，阴茎像一小段风干的狗屎。这个早晨，我并没注意到

这些鸡零狗碎挂件的存在，也没能意识到这些挂件引起别人的狂乱，给别人造成的不幸和威胁。

我想，给那个单纯的像小鸡似的小媳妇带来恐慌的一定不仅仅是那几样小小的挂件。现在全日制中学的初中部已经普及生理卫生教育啦。这几样挂件在生理卫生课本的二版、三版有细致的彩色插图。我想她不该如此恐慌。再说她已经是小媳妇了，不该对这几样挂件感到太意外，太陌生。

小媳妇的恐慌一定另有原因。她一定把我当着一只巨大的鸟，或者一个鸟人。我蹲在阳台护栏上的形态一定像一只鸟栖息在树叉上。一只没有羽毛的光溜溜的鸟。小媳妇的恐慌发生在一个如此亮丽的早晨。她发现在她楼上住着一个光溜溜的鸟人，她亲眼目睹鸟人幻化的形状。

相传魏晋诗人刘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赤裸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说，天就是他的衣服，房子就是他的裤子。有一天，皇帝派一宦官来请他出来当官。刘伶生气地说，你这人真不自觉，你怎么能跑到我裤子里来呢？这也是一个喜欢在屋里光着身子的人。我只不过比他稍稍前进一步，光着身子爬到了阳台的护栏上。我住的这幢鸽式楼是政府机关宿舍，称着狼子村住宅小区，属机关行政处管理。这幢七层楼的建筑住着四十二户人家。每套房的面积相等，52平方米，属于中户。机关里按级别分房，这幢楼里住的是科级以上，股级以上的干部。有谁被提拔到科级以上，譬如副县级，正县级等，就会敲锣打鼓地欢送出去，留下好的口碑；又譬如谁犯错误降级到股长以下，也会放鞭炮欢送出去，只是送出去时留下些话柄，王八小子甩相，看着就要闯祸，他是无福住我们这幢干部楼的。每年我们都得迎来送往几趟，换些新面孔，留些新话题。人挪活，树挪死。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我的这套房子是我老婆米丽单位分的。这件事说来有点儿荒唐。米丽在市文化局工作，本来只是单位的一名普通办事员。市里组织扶贫工作队下乡，文化局没有人肯去，结果就轮到米丽头上，给米丽安了个乡文教科长的职务，相当于股级。这样就分到这套住房。米丽的那个扶贫乡离城有一百多里地。一个月才能回来一趟。米丽真可怜，没有房住时，盼着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住房，却眼睁睁地住不上。我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床头放着本《聊斋》。

这幢住宅楼的阴面，高高的围墙箍成一个院落。院墙边上开了扇门洞，家家户户，进进出出全从洞里过。四十二户人家，每户出10元钱，雇了个老头当传达。我们叫他李老头。门洞边上有一口井，很久以前就在那儿。现在家家户户都装了自来水。有些婆娘为着省水费，依旧在井池边淘米、洗菜、搓衣服。井池边聚集着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婆，还有躺在推车里牙牙学语的婴儿，后边系根带子蹒跚学步满地乱爬的娃娃。

井池边成为我们这幢楼的新闻发布中心，张家长李家短，消息传送到这儿，又从这儿扩展开去。这儿像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李老头是总调度。他是这群婆娘中惟一的成年男性，鹤立鸡群，理所当然成为首领。他的那副神态比市长还神气呢。

那天下午，我下楼去买烟。我经过井池边，哇！足足有一个班的婆娘聚在一块。她们很热烈地讨论着某个话题。当我出现时，所有的声音都停息下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看，像匕首投枪似的目光。李老头一脸神圣，就像我们院子里刚刚死了人似的。我买烟回来，感到许多手指在我背脊后挠痒似的指指戳戳。那个楼底下的小媳妇站在一群婆娘的中间，她一惊一咋地诉说着什么，控诉着什么。扯你妈蛋，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吧！我在自己屋里想怎么光屁股就怎么光屁股，你管得着吗？

六月是个美好的月份。在这个月份里，我们这座城市连续发生了几起大案。光天化日之下，一个贮蓄所被抢，歹徒打开保险柜，拿走二十几万；一个美容院的三个按摩女郎被杀害，从死者阴道里搜出剪刀，梳子，硬币，避孕套，耳环，刀片，像一个八宝箱，歹徒作案动机不明；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在放学途中遭奸杀；城南和城北两伙黑帮在人民广场械斗，两人死亡，十二人受重伤……

我家对门住着便门派出所的马所长。马所长的名字叫马夜草，取自古谚“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马夜草轰隆轰隆地把门换成保险柜式的门，还安装了先进的指纹识别系统。这还是我在美国电影《未来世界》中看到的技术。马夜草家经常夜半更深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夜访。我从猫眼中窥视着这一切。我知道这大包小包就是所谓的夜草。我并不因此而在马夜草面前觉得自卑，相反头却昂得更高。“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前天，马夜草请来一些工人，高空作业，用 24 的螺纹钢把整个阳台封闭起来。电焊的火焰比日光更耀眼。我不知道，他这个派出所所长倒底怕什么？他能把他的整个辖区也用 24 的螺纹钢封闭起来？这种人担惊受怕地活着，挺累。

我不惧怕任何梁上君子。我惟一值钱的就是一箱两手的书。我从不惧怕谁来刺杀，我正襟危坐书桌前读书到天明。我的行为会让刺客感动的流泪。多么好的人啊！多么可爱的读书郎啊！

春秋战国时，赵国有一良臣某某。一天夜里，有一个刺客去刺杀他，见他夜读至天明。那刺客羞愧无比，唱着黑豹的“无地自容”溜了。这是一个有良知的刺客。

我走到阳台上，马夜草从螺纹钢的网格子后边朝我微笑。我高声问道：“你小子怕什么？你说你到底怕什么？”马夜草被我这么一喝，小马驹似的缩进门里。

今天，厂里来人送通知，我的申请报告批下来了。我被定为厂里的第一批下岗职工。我听到这个消息蛮高兴的，我再也不用去上班了。我可以早上睡到10点。我有一种自己领导自己的感觉，再也不用整天去让别人领导了。

我问：“厂里还有谁没有下岗？”

来说：“只剩下厂长和书记。”

我又问：“他们为什么不下岗？他们是最该下岗的人。”来说：“检察院不让，正在查他们问题呢。”来人给了我二千元钱的一次性的安置费，从此，我与那个什么套厂就再也没有关系啦。我把钱夹在一本书里，书放回书架上。这样最安全。书架上放着四千本书，哪个小偷有耐性去一本本查阅呢？如果他果真有功夫和耐性去一本本查阅，那么，当他翻到一半书时，他就会陷入书的迷宫里出不来，等着束手就擒。我夹钱的这本书很有意思，是一本介绍我市经济腾飞的报告文学集。任何一个识字的都不愿翻动这本书，他们知道，这样的书最贫乏，这么多的人失业了，经济还算腾飞吗？他们怎么料到在这本贫乏的书里夹着二千元的安置费呢？

在六月这个美好的月份里，我下岗了，成为自由的人。我从一种不合理的体制中解脱出来。萨特说，“人生而自由。”我以啤酒和夜半歌声来庆贺我的自由。自从下岗后，我养成子时过后唱歌的习惯。我是个俗人，很惭愧，不懂音乐。我唱些和我一样不懂音乐的港台佬唱的流行歌曲。我跟着录音机里的磁带，一盘一盘地唱，男声女声、高音低音中音、美声通俗西洋。一般说来，我每晚要唱七、八盘磁带。后来我又爱上了摇滚，脖子上挂